

馮侍郎紀西南往事



紀西南往事序

自甲申流寇犯闕我



朝大兵入正天討。渙號改朔以順治紀年。是勝君之
斷自崇禎十七年三月止矣。乃江表遺臣心存故社
所在立君。皆不及暮而敗。可知天命有歸。非人力所
能競也。惟肇慶以戊子僭號。爰迨己亥。遂入緬甸。為
時稍延。中間流離播越。倚叛鎮為聲援。托寇讐為心
腹。較之漼汜。構爭全忠。凌逼其辱。已甚。故雖有何堵
之綢繆。湖湘。瞿巖之楮梧。西粵。呂李。楊沐之彌縫。滇

蜀卒無救于敗亡焉。予以辛丑赴永昌。適值緬甸旋師。丙辰東來五嶺。往還黔楚間。吊離黍于五華。拾遺鏃于交水。過古泥。悲爰止之。無枝臨端溪。惜穴中之尚。聞往々父老猶能指其故跡。未嘗不慨然傷之。己未秋日。承乏武殿。試讀卷官。得與宗伯葉訥庵先生朝夕從事。時宗伯方受

命。總裁明史。以予久于南中。因以西南事實見訪。予曰。甲申以後。凡假前朝名號。以抗我顏行者。皆于令甲為罪人矣。豈復煩載筆乎。宗伯曰。然。宋史有之矣。附二王于瀛國之後。往例可循也。予頷之。逾年。宗伯索益力。同人阮亭侍讀宮聲大。可兩太史亦咸以為言。且曰。總裁已奉

俞旨。福唐魯桂四王事。皆附懷宗紀。夫吳越八閩。故多士大夫。獨西南僻在荒徼。為吾子舊游地。咨訪有獲。而匿不以傳。非所以仰副

聖天子破忌諱。採遺文。鑒往垂訓之盛心也。予義不獲辭。因以退食餘暇。記永明王僭號始末一篇。其事在兩地篇中。所不能詳者。別為殷頑雜傳十有二首。叅

互而觀之十數年中敗亡之跡與
本朝倡業一統之艱難可得而概見焉然而語屬傳聞
事出追憶且一人耳目所未及固多矣聊記所知以
應下問辯訛補畧仍以望專任修明之君子
康熙庚申長至前二日刑部左侍郎天台馮甦謹識

見聞隨筆卷之上



永明王僭號始末



故永明王由振明神宗之孫挂恭王常瀛少子也明
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
常潤而常瀛最幼與惠王同李貴妃出萬曆二十九
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
陽熹宗天啓七年瑞惠挂三王始各就國賜予祿入
不能比福藩十一而瑞國漢中惠國荆挂國衡地皆

荒瘠，衡在江湖之表，尤為僻遠。為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是時秦楚交訐，惠王常潤走湘潭，瑞王常浩走重慶。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桂王常瀛由永州入粵西，獻忠毀桂邸木石，至長沙造偽殿，王遂寄食蒼梧。我

大清順治元年，敗逆賊李自成于山海關，中原底定。福

王子德昌王由崧僭位于江南。

二年乙酉，江南稱弘光元年王師下江南，廣東在籍尚書

陳子壯以桂王常瀛神宗子宜立，會唐王聿鍵僭位

于閩，議遂寢。是年桂王薨于蒼梧，遂葬焉。偽號興陵二子

長安仁王由授永明，其次也。

三年丙戌，福建稱隆武元年秋七月，大兵至延平，執唐王

粵中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與故臣

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重天閱、朱容藩、林焦

鼎方以智、程源等議所立時安仁王病卒，乃共推永

明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

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

十四日稱監國于肇慶，以魁楚大器為大學士，并典

樞務晉式。韜為侍郎，署吏部事。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謚唐藩曰思文。未几，贛州報至。唐藩故相蘇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入閩，功授大學士，回粵督師。援贛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四日，大兵破贛州。督師閣部揚廷麟、萬元吉、監軍御史姚竒蔭、主事龔荼、黎遂球等俱死之。觀生撤兵度嶺，丁魁楚故與觀生不和，兼聞贛州敗信，倉卒奉永明走梧州。已而觀生使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鏘浮海至廣州。蘇觀生雖勸進，終忌丁魁楚，不肯過肇慶。自南

韶徑回廣州。會聿鏘至，遂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潛位置六卿，改元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距。是月，永明王亦僭號，改元永曆。使給事彰耀赴廣諭觀生，被殺。乃以兵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復以王化澄為兵侍郎，代佳鼎督師。大學士掌樞呂大器以病辭入。

蜀化澄遂晉尚書起復李永茂為大學士知經筵未
幾亦罷去十二月我

大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
師襲廣州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
公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已而騎抵東郭門守門者
猶以為招來海上盜也呼問之比覺而城不及閉先
鋒入返據城以引舛騎觀生急調兵兵舉西出猝難
集項之僅得數百人我兵下城擊之皆散走因盡入
城執聿鏘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
死之餘皆降聿鏘與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及于難
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峽口司禮監王坤
難之乃以朱治憫為兩廣總督守肇慶永明王走梧
州

四年丁亥

廣西稱永春元年

春正月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

率兵向肇慶朱治憫走永明王由梧州北走平樂丁
魁楚辭入岑溪縣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李成棟至肇
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徇高雷廉三府自以二
十九日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降二月永明王入桂

林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趣其兵
入衛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袞入閣以周堪賡郭
都賢劉遠生等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是時
孫可望等方由川貴入雲南王錫袞以道阻不能達
文安之亦未至丁魁楚在岑溪為李成棟所誘見殺
于藤江平樂亦不守永明王在桂林聞報大恐會武
岡鎮劉承蔭以兵至全州內監王坤請赴之瞿式耜
諫不聽式耜因自請保桂林與城同存亡乃以式耜
兼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留守以焦璉為總兵隸麾下
封舊鎮陳邦傳為思恩侯守昭平王自桂林趨全州
三月封劉承蔭為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郭承吳
嚴雲從等皆為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劉承
蔭脅王杖壽登併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吉等從官
論救得免吉翔本廣東都司以解靖江王至閩授錦
衣至是因內閣乏員夤緣掌絲綸房事司票擬焉劉
承蔭以三千人援桂自奉永明王歸武岡以巡道嚴
起恒為大學士大兵攻桂林瞿式耜與焦璉悉力
守禦武岡援兵以乏餉潰歸桂林垂破會廣東陳邦

彥以甘竹灘余龍兵犯廣州李成棟留兵屯陽朔自率大部東回未幾張家玉陳子壯等兵俱起陷東莞高明等縣成棟往來追擊不能復西桂林稍定是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等統大兵下湖南何騰蛟與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蔭錫走永定衛忠貞營李赤心等犯荊州不克潰入歸巫西江間馬進忠王有才等遁五溪山中先是劉承蔭在湖南受何騰蛟節制騰蛟以丙戌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先璧援勦右將軍承蔭怨至是以長沙不守為騰蛟罪請解其兵柄召之入輔先璧等亦抗論承蔭專擅騰蛟以大義解之承蔭聞先璧兵至寶慶憂甚乃復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五月大兵至衡永忠等戰敗俱遁走總兵黃朝選等被執何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永安縣後者惟滇將趙印選胡一清等數千人八月大兵破寶慶劉承蔭拒戰敗績使人報武岡而後降馬吉翔等以永明王夜走靖州由通道縣入蠻境出古泥以達柳州土司覃鳴珂與

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鳴珂者副將覃遇春之子也初遇春從騰蛟于楚潰歸入桂林陳兵索餉騰蛟式耜俱惡之比至柳龍文明承督府密檄佯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執遇春送桂林誅之永明王至古泥鳴珂訴寃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遂以不知對鳴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府城大掠矢及永明王舟中王南走象州時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郝永忠盧鼎等俱入桂林何騰蛟與嚴起恒劉湘客隨至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鎮俾自為守式耜先已督焦璉兵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全省俱定屢請永明回桂林及騰蛟起恒等至復以為言十一月永明王回桂林式耜與嚴起恒王化澄並相騰蛟督師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司禮監事馬吉翔內交諸闈外與陳廷傳等為與授專司票擬式耜等不能與比也五年戊子廣西稱永曆二年春二月大兵入粵郝永忠之兵潰于興安入桂林大掠永明王夜半走何騰蛟在永寧聞徹馳回與瞿式耜同調諸鎮兵入城守禦胡

一清焦璉等各率所部至三月二十二日大兵至桂北門騰蛟等拒戰遂由甘棠坡旋師蓋聞金聲桓江西反信回楚以頌根本也聲桓使人間道賫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寧輸款四月朔長子某生王氏出也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六月廣東李成棟使亦至成棟自廣西回擊殺陳子壯張家玉等擢授提督巡撫佟養甲為總督成棟自負功高不欲受節制又得金聲桓密書遂反使至封成棟惠國公併封陳邦傳慶國公金聲桓豫國公及王德仁佟養甲杜永和等為侯伯有差李成棟請移駐廣東瞿式耜請回桂林眾議肇慶監國之地居兩省中遂移居焉八月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李元蔭為錦衣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與成棟密謀者也冬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江西廣東俱反惟贛州為高進庫所守金聲桓使王德仁攻之不能克求助于成棟比成棟至而戒

朝大兵已抵南昌德仁還救成棟戰不利退屯南康縣十一月殺佟養甲養甲為成棟所脅反非其本意嘗密

使人北上被獲使赴梧州祭陵殺之于楊柳沙舟中召
舊輔何吾駒黃士俊入閣

六年己丑

肇慶稱永曆三年

大兵圍南昌久金聲桓告急

使李成棟何騰蛟堵蔭錫等分道援之未至南昌已
破烏金王大兵南下湘潭馬進忠等敗走何騰蛟被
執不屈死之二月李成棟兵亦敗于信豐渡河墮水
死事聞贈何騰蛟與成棟聲桓皆王爵設壇祭之以
杜永和為兩廣總督代成棟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雄
忠貞營之衆亦潰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蔭錫以

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三月大兵至擊敗之蔭

錫走道州衡永二府俱不守四月雲南監軍楊畏知
等以偽平東將軍孫可望疏至肇慶且為請王封兵
科金堡持不可孫可望自丁亥春入滇據有全省稱
國主以干支紀年其黨李定國等抗不相下故楊畏
知誘之來歸請封久不決陳邦傳中軍武康伯胡執
恭駐思恩聞之謂竒貨可居便宜矯冊印入滇封可
望為秦王肇慶不知也六月堵蔭錫至肇慶加閣部
銜使招忠貞營李赤心等出楚七月封孫可望為平

遼王賜名朝宗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皆為公至
滇可望却不受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
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十一月堵蔭錫卒于潯州忠
貞營之初入滇也李元蔭恐為亂請移楊大福駐封
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西大福邀其守後兵五千人而
東焚掠懷集四會間遠近震駭元蔭請召大福入肇
慶縊殺之亂始定陳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彪鬱林梁
士爽各聚兵據境邦傳不能制聞赤心等至思借之
以為重乃與盟於平南縣以討徐彪等忠貞營遂散
處賓橫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亦不能堪幸蔭錫之調
出之也赤心等殘敗之餘甫得安土不欲復出楚蔭
錫屢檄之不應竟以憂死十二月我

大清平靖兩王下廣東羅成耀自南雄遁回

七年庚寅

肇慶稱永曆四年

聞庾關失守問備禦之策無對

者七日登舟十四日韶州復破十七日舟發自肇慶

留馬吉翔李元蔭居守二十六日至梧州駐舟江干

內閣黃士俊以疾歸二月兩王兵至廣州圍之調陳

邦傳高必正等東援邦傳久與東鎮搆隙且怨金堡

等之善元蔭也。奉調赴梧，意在修怨，迎其意者。遂以
事論僎等，因杖堡。及侍郎劉湘容給事丁時魁蒙正
發等遣戍之。五月，高必正亦至。時李赤心已死，必正
代掌軍政。其黨張良、籌、田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
傅藥殺之，邦傅亦憾必正等。久擾其境，陰使其將姚
春登、連結土司以誅流賊為名。會李來亨、馬騰雲等
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歸罪邦傅，率所部西回。
惟邦傅東出，駐清遠。馬吉翔等駐三水，俱觀望不敢
進。廣州被圍日久，以城守功進杜永和等為侯。八月，

孫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為請。
付從官集議。王化澄、朱天麟等以為許之便，嚴起恒
文安之郭之奇以為不當許。時兵侍郎萬翱掌樞事，
徐極為兵科，皆化澄同里，故力主化澄議。已允行矣。
七月，颶風盪舟，求直言。郭之奇言風變由滇封也。議
遂寢。已而籍川黔者，又乞允可望請，以通道西南。嚴
起恒難之。會內江楊鼎和至梧，力言王封之非。起恒
悅，授鼎和兵尚書。又轉劉堯珍為兵科給事，而翱極
之說遂不行。九月，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皮熊走清

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義將兵
趨遵義王祥師敗自刎死于是張先壁馬進忠等由
湖南入黔皆歸于可望勢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十
一月二日大兵克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
師下海奔瓊州五日定南王兵入桂林留守瞿式耜
總督張同儼俱死之初長沙既破胡一清趙印選等
南走粵衡永各府盡不守式耜分佈一清印選與焦
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既而全州復破榕江兵盡潰
一清印選走柳州璉走修仁國棟走慶遠報至梧州
乘砲船夜發比曉從官踉蹌追走陳邦傳在清遠聞
廣州失飛帆先歸邀劫從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
童英許玉鳳等內閣王化澄吏尚書晏清等俱走北
流不得達馬吉翔李元蔭追及于南寧從官稍集饑
凍無人色括行橐併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胡
一清趙印選率滇兵駐賓州
八年辛卯南寧稱永曆五年三月使編修劉蕙赴黔封孫可
望為冀王至平越不得入先是可望以不遂允秦封
切齒已久楊畏知曰秦固美號然假何如真可望終

不悅。畏知因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使賀九義、張勝、張明志等將兵護衛。實令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義至，使人盜殺楊鼎和於崑崙關，與嚴起恒議不合。即舟中殺之，投屍于水流三十里，虎負之置岸上而去。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俱被害。霖、載述本不阻秦封，以霖嘗劾陳邦傳，載述嘗劾朱天麟，二人皆主秦封者也。故并及焉。于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楊畏知留南寧，可望召回黔殺之。九月，陳邦傳叛降于定南王。南寧震恐，議奔廣南。自瀨灘發舟，距追兵止五十

里。趙印選胡一清以敗卒，同馬吉翔抵駐灘，請棄舟從陸。由土司安平下雷，歸順，歸潮，一路進發。諸蠻各供糧餉，并從官夫役。孫可望既受秦封，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來迎，并書致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從之。是時可望已由遵義北擊于大海，李占春于重慶敗之。據有川東，復遣王自奇、劉文秀分道取黎州及嘉定，獲袁韶武。大定以歸，總督李乾德赴水死。留兵守川西。

九年壬辰安隆稱永春二月，永明王至安隆，改名安曆六年。

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
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從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統兵
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孔有德
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州接應
可望乃議內犯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
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于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
萬人劉文秀與張先璧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
義取重慶會于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
隆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
請也五月定國等進攻靖沅武岡皆下之定南王還
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廣西我師過于全州
不利復敗于岩關七月四日遂陷桂林定南王死之
獲陳邦傅并其子曾禹送貴州殺之劉文秀陷叙州
白文選陷重慶平西王等回兵保寧文秀由嘉定成
都追至保寧大兵出擊大破之文秀等奔還全軍
俱沒可望請削其王爵俾回守雲南九月李定國北
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印選馬寶曹志建等
尚留粵西屯聚山谷聞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

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孫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府。陷之。殺鎮守總兵徐勇。湖南猝不意賊至。長岳一帶俱奔潰。我

大清敬謹親王率大兵南下。十一月三日。遇定國于衡

州城。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王自率精騎追之。去其大軍数十里。過險。遇伏。為交鎗所中。定國得

收兵。退屯武岡。

十年癸巳。

安隆稱永曆七年。

春。李定國復回廣西。初。定國自

桂林勝後。不復稟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鹵獲益相

構。可望惡之。其在武岡也。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

其敗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遽率殘兵

五萬人走東安。全州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我師雖

失大帥。固山佟圖賴等仍進兵寶慶。與可望遇于花

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軍左。白文選。軍右。楊武馮

萬寶在。可望後。我師望見可望龍旗。盡力攻之。殺傷

相當。可望忽自走入揚武軍。諸營見龍旗走。遂俱潰。

惟馮雙禮一軍不動。我師鑿衡州之事。亦不追。各引

還。以武寶之間為界。定國得據有廣西。與馬寶等由

懷集東攻肇慶圍之平南王尚可喜率師來援相持不能克永明王在安隆日益窮促聞定國據有廣西且與可望有隙謂內監張福祿全為國曰秦王見待無人臣禮安危不可知得西府以兵迎庶脫于險西府謂定國也時內外多為可望耳目者惟吳貞毓由吏侍郎入內閣素懷忠憤福祿等與之商併約內翰蔣乾昌李元開給事張鏞御史李頎胡士瑞部郎徐極揚鍾趙賡禹蔡紬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景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與謀以馬吉翔與內監龐天壽素

附可望恐洩其謀乃議先移天壽于外又使馬吉翔赴南寧省墓至十一月密使林青陽赴廣西召定國入衛許封晉王復使周官申諭焉情詞哀切定國受讀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頌念兄事可望久未敢輕舉發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為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隆覘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蚤自為地事發禍且及我輩矣陰使提塘王爰秀報可望又諷議新具疏安隆為他日左驗可望聞之大怒使人邀林青陽周官執之併

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實厚待吉翔云

十一年甲午

安隆稱永曆八年

三月可望使鄭國王愛秀至

安隆言定國私通奸臣要脅封爵今使者已被執供明乞查發同謀者付之以報國主國主謂可望也永明王謙曰事非內人所敢為假勅假寶外間多矣國等怒而出執吳貞毓械繫之復率兵入內縛張福祿全為國而出兵侍冷孟鉅等請曰事急矣諸臣不足惜恐併及于難奈何永明曰我實不知何所言鄭國等拷訊貞毓備苦毒貞毓曰我備員為相凡事自主

之上下無與者然天壽雄飛已密探同事者姓名先報可望竟依數執之鍛鍊成獄福祿為國與張鐫俱極刑蔣乾昌等十四人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皆慷慨賦詩安慰永明王而死安隆人哀之後為祠以祀稱十八先生焉可望憾定國益甚願以方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于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是年秋南攻廣東之高州府破之雷廉俱為所有

十二年乙未

安隆稱永曆九年

孫可望遣兵犯常德復敗歸

永明王在安隆塗葦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
意更相凌逼披彈射鳥直入其門文吏乘輿呵殿過
之不復下改稱安龍府為安籠歲造開銷銀米冊報
可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隱
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由高涼東攻陽春陽江陷之
遂進圍新會

十三年丙申

安隆稱永曆十年

春新會被圍日久平南王請

大兵至擊李定國敗之喪亡殆盡率殘卒數千奔回
南寧將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之先使白文選赴安

隆促永明移黔永明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
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對此心動因以情告
曰姑遲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
望陰以留俟定國數日定國至遂奉之由安南衛西
走雲南文選東回黔可望復使率兵邀之定國已抵
曲靖時守滇者為劉文秀與王尚禮王自竒等文秀
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佯與王尚禮等勒兵私以數
騎馳逐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為董卓尤恐卓後復有
曹瞞定國為之指天誓文秀遂與定國文選同奉永

明王入雲南居可望府中賜李定國晉王冊寶封劉
文秀為蜀王白文選鞏國公圭尚禮保國公王自奇
夔國公餘俱為侯伯又以定國記室金維新為吏部
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為兵部侍郎馬吉翔工彌縫仍
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白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
奪白文選所部兵并其鞏國公印置營中然以妻子
在滇未敢公為逆也

十四年丁酉

雲南稱永曆十一年

春使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

以慰安之可望既無內顧乃舉兵反時可望所部至

衆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于黔從定國歸者不過敗
卒數千人文秀所將留滇兵亦少忽有此變上下皆
震恐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
姓相密又與白文選交密謀助定國從容為可望言
文選心膺舊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前特為定國
所脅使其心果外向必不敢復來人來而奪其兵失
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為國盡力可望信之乃以文
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前行自率大軍隨
其後留馮雙禮守貴州馬進忠以病留安順定國文

秀聞之亦自將至三岔相拒。秋九月十四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定國悅。請封文選為鞏昌王。可望聞變。欲回馬寶祥為切齒曰。吾乃為跛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重輕。而以廢大事耶。文選前為賊時。嘗戰傷其足。醫者生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跛賊云。可望乃止。曰。兩酋齊出。會城必虛。因使寶與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而身與定國等戰。兵既交。馬惟興軍先走。遂大敗。十九日。可

望奔回貴州。張勝至省。王尚禮謀翻城應之。黔國公沐天波覺。挾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距戰于城外。張勝知有備。亦馳回。可望既敗。定國慮會城有失。使文秀文選東追。自引兵還救根本。遇張勝于渾水塘。大戰竟日。擒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誅之。言追兵將及。可望知人心已散。遂挈妻子赴長沙。經畧洪承疇軍前降。雙禮斷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選歸雲南。論功封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叙國公。馬寶淮國公。賀九義廣國公。其黨附可望者皆降。

級冬十月遣使間道赴海封鄭成功為延平王
十五年戊戌曆南稱永春正月孫可望入京封義王
二月遣楚蜀粵三路大兵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
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
貴州四月二十四日劉文秀病卒夔國公王自奇永
壽伯關有才反殺總兵徐祐定國自率兵討之自奇
為亂兵所殺執有才于永昌誅之內亂平而貴州已
不守矣是月蜀兵至三坡劉正國由水西奔回雲南
晦日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五月

蜀兵擊敗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
州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奉命自北至會于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受黃鉞與馮
雙禮等拒雞公背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
守七星關抵生界次師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
月蜀兵出遵義由水西以烈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
選懼棄七星關走回霑益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導粵
兵入安隆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由
盤江回師距戰連敗于安隆之羅炎凉水井撒寨遂

遁回十五日報至永明王先走

十六年己亥

永昌稱永曆十三年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四

日永明王至永昌傳諭罪已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二月白文選敗于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留之斷後大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十日追敗王國勳兵于普湘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光翠陳勝等俱戰敗由沙木和走鎮康土司總兵呂三貴被殺永昌聞之使沐天波馬吉翔等隨行走騰越李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

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過潞江前驅遇伏不

利適有降人洩定國謀乃分精甲先蹂其伏處而大軍由正路上殺傷相當竇名望王璽皆戰死定國不能支復遁騰越聞報乘夜走入南甸偽平陽侯孫崇雅邀劫資裝于道中二十六日抵曩本河十里即為緬境沐天波入諭始啓關猶勒從官盡棄所携兵器而後放入晦日至蠻漠土司思綿迎入土城蠻漠舊為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曆中始為緬有二月緬首以四客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

六人故岷王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于緬甸十八日至井亘李定國既敗于潞江走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使人至井亘求檄止兵文選戰不勝走回孟良四月初王昇兵至蠻漠復使丁調鼎揚生芳往止之因諭守關者已航海赴閩兵勿復來蓋緬人畏兵故馬吉翔翼以此悅其心而不知為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纓王啓隆等謀乘間走戶臘二撤亦不許五月四日緬復以舟迎五日發井亘七日

至阿瓦對江阿瓦即緬酋所居城也八日進赭磴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分給土人為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人後流入暹羅云緬人于赭磴置草屋十間編竹為城每日兵百餘護之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漸薄八月望日為彼國朝會之期逼沐天波同往行禮天波不從強而行馬吉翔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王維恭家維恭妃弟也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強之為梨園舞維新泣下曰今何時願猶為歌舞歡耶吉翔等怒而

捷之。蒲纓家復縱博，喧呼聲徹于內。時永明方卧病，不能禁，歎息而已。九月，緬進新稻，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親故，鄧凱以為言。吉翔擊凱傷足。十月，禮官請造庚子曆，從之。

十七年庚子，永明王在赭磴，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索之不得，敗緬兵于瑞羊岳。

十八年辛丑，李定國與緬戰于洞垣，白文選助之，復敗緬兵。緬終不肯出，永明王從官資用盡，竭有數日，不舉火者。出金寶付馬吉翔，碎之，分給人各數銖。五

月，緬酋以老避位，其弟莽猛白代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載供給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是月十八日，請從官過河盟，既出，以兵圍殺之。武臣沐天波、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啓隆、蒲纓、王自京、龔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楊在、鄔昌琦、鄧居詔、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巽、郭璘、張伯琮、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凡四十有二人，俱被害。其未

亂而先病故者己亥則潘琪齊環朱仲庚子則王名偉辛丑則瑞昌王徐鳳翥劉盡忠與商劉二監其遇亂而自盡者故吉王及朱議漆衛所官趙明鑑王大雅王國相吳承蔭朱文魁鄭文遠李暨白凌雲尹襄吳其嚴某內官陳德遠等婦女之前後自殺者劉楊二貴人吉王松滋王妃馬吉翔四女姜承德妻王氏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王國璽吳承爵之妻齊環之妾俱失其姓餘死者尚多惟鄧凱以病足內監蔣進朝李猶龍李國用以老病未行得免後進朝三人亦病死止凱生還為人述其狀如左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恐

本朝索之思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永明王眷屬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衣食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十二月朔我

朝大兵至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以永明父子送于軍前明年四月二十五日殺之于雲南六月二十七日

定國死于猛臘其子李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

惟鄭成功子鄭經在海外猶以偽永曆紀年非復故
明子孫矣

見聞隨筆卷之下

何騰蛟

字雲從其先山陰人成貴州黎平衛所居有神魚井

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許居

人異之登辛酉賢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克斥至邑

輒破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擊賊於安臯斬首四百

級由是知名擢武庫主事累遷淮徐兵備道平土賊



程肖字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福王立擢都御史
巡撫湖廣當是時諸大鎮分擁重兵所在文臣結強
藩交權相搆聞湖廣新經獻賊之亂寧南侯左良玉
據武昌兵衆而無紀遠近畏之騰蛟慷慨赴任日盡
瘁邊事利害不問也未幾晉總督闖賊既敗潰出武
關良玉畏其逼己每欲引兵東下未有會值有自北
來詐稱懷宗太子者江南君臣惡其惑衆收下獄遠
近洵々謂奸相馬士英欲殺之良玉乃與巡按黃澍
上疏以討士英為名乙酉三月帥兵三十萬內向騰

蛟百計阻之不聽先一日左兵大掠城中人倉皇入
督署避難者數萬騰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自坐堂
上亂兵入飛矢集几案不為動良玉使人請曰公不
行不強但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遂發使四
裨將守之行四十里至揚邏鎮騰蛟罵曰吾封疆重
臣豈相從作賊耶因自投於江守者惧誅亦赴水死
騰蛟順流數十里遇漁者救之得甦標將熊朝佐等
及故士卒聞騰蛟在稍々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
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下甫浹旬闖賊十萬衆自陝

潰入楚掠漢武而東，銜左兵之尾。大兵追闖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計自荆河至皖城數千里間，日接陣格，聞紛拏散走。四月，良玉與黃得功戰，大敗，師潰蕪湖之荻港。後數日，良玉死，其子孟庚以父兵降闖賊。被追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賊敗所在積尸成丘。李自成僅引數騎馳入九弓山，居民白梃擊殺之。五月，大兵畧武漢諸城邑，騰蛟自寧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三晝夜不死，有大鼃負之登陸，皆以為神，爭相向從矣。先是，良玉操

楚事，騰蛟不能制，乃請以知州章曠為監軍道，傳上瑞為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蔭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以兵來會。未幾，舊鎮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亦次第來歸，軍聲稍振。七月，唐王立於閩，晉騰蛟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并以章曠、堵蔭錫為湖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為犄角。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善，故所陳皆報可。九月，降闖賊之潰將郝永忠、王進才及良玉之標將王允成等兵十餘萬，堵蔭錫亦降。李錦、高一功等十八營于松滋之

草坪衆三十萬。號忠貞營。明年丙戌，騰蛟兵戰于岳州城下，又戰于藤溪，戰于湘陰，皆捷。請加郝永忠、恢、剿左將軍，張先璧、恢、剿右將軍。餘陞授有差。江楚間民兵皆結砦固守，以應方謀。大發兵犯武岳及江西之袁吉，會閩破贛州，亦不守。人心搖動，兵不果出。十月，桂王子永明王立於肇慶。丁亥正月，大兵定廣東。王自肇慶奔桂林。騰蛟與武岡鎮劉承蔭俱以兵赴難。承蔭遂挾王走武岡。承蔭者，崇禎時為武岡叅將，常鑄鉄棍自隨，因以為號。其後南北多故，乘亂截

粵餉之解北者十五萬，招集士馬，遂雄視湖南，稱重鎮。掛平蠻將軍印，嘗從騰蛟戰岳州。一軍先走，後封賞不及，遂怨騰蛟。至是以擁護功，封武岡伯，尋進侯。又進安國公。大兵入長沙，騰蛟戰不利，退保衡州。承蔭請召騰蛟入閣辦事，實以解其兵柄。諸鎮皆怒。張先璧引兵趣武岡，請誅承蔭。承蔭懼，會騰蛟至，諭解之。先璧引兵掠寶慶西去。承蔭復喜，既而以諸鎮請，仍以騰蛟督師出衡州。而衡州之師已潰，惟郝永忠、王進才以兵至，餘皆降。五月，騰蛟自衡州退永州。

巡撫章曠駐東安疽發背卒。大兵攻寶慶破之。承
蔭屢戰敗遂降永明王奔古泥。大兵還攻永州郝
永忠等走騰蛟獨以胡一清兵力戰城下十餘日一
清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匱死空城無益遂擁騰蛟
決圍出北至全州郝永忠已集湖南潰兵數萬入桂
林城中大沸公馳入與留守瞿式耜分佈諸將自會
城之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城東永寧義寧
駐一清及趙印選兵其他鎮兵自將留會城一清印
選俱滇人初應御史陳賡募將三千人象十二隻至

豫章隸江督萬元吉麾下及贛州陷元吉賡俱死一
清走湖南屬騰蛟十一月永明王自象州復回桂林
戊子二月大兵破全州至興安郝永忠兵大潰掠
桂林而南王奔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引胡
趙之兵還保桂林會江西告變大兵俱還駐武昌
騰蛟招集潰散得二萬人將出楚巡撫堵蔭錫與馬
進忠等亦攻下常德報至騰蛟即出嚴關身先士卒
大戰日月橋遂復全州進攻東安破之于是舊鎮將
次第自山中以師來會圍永州三閱月克之乘勝克

衡州進攻長沙十一月堵蔭錫以忠貞營兵自常德
趨湘潭騰蛟相見甚喜時大鎮聚湘潭者數十家最
後馬進忠亦至與忠貞營有舊隙會江西被圍趣赴
援騰蛟乃與蔭錫議自督進忠及諸鎮兵圍長沙蔭
錫率忠貞營援江西己丑正月烏金王師至湘潭進
忠一清俱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
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不
去執見烏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
果以我為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死謂
寺僧曰取一粟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猶吾君之水
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事聞贈中湘王謚忠
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以病卒自騰
蛟死而其家之神魚井亦空無魚焉黎平破舉族見
屠

堵蔭錫，楚事。楚事。堵蔭錫，號牧游，江南宜興人。登劉同升榜進士。辛巳，任長沙知府。是年五月，山賊蕭相宇等竊發，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勢甚盛。蔭錫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草上飛、李鬍子等。於是中外稱知兵。甲申六月，陞武昌兵巡副使。九月，改本省督學。乙酉春，巡試湖南，至常德，會左闖交誼，以督師檄招兵萬人，使偏將楊國棟等分領之。總督何騰蛟走長沙，分大湖南北為汛。蔭錫晉湖北巡撫，還常德。先是

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蔭錫欲撫之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第一功所部二萬人為諸軍最乃集鎮將道府議親赴其軍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璘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命酒蔭錫引卮論列教以臣忠子孝大義侃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其子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於是別部田見秀劉汝魁賀藍李來亨等來謁皆如約受撫焉事聞封

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加蔭錫總督侍郎賜劔并鳳紐銀印以寵之丙戌二月李高等率兵攻荊州凡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蓐食帳中忽救兵數萬至飛矢如雨軍大潰蔭錫急召揚國棟張光翠等分駐澧州及回子河防禦明年三月永明王至武岡封蔭錫光化伯辭不拜五月大兵下湖南武岡破馬進忠王進才等俱走蔭錫亦入永定衛及永保諸土司中十二月朱容藩自稱監國

招討副元帥建行臺於夔州。蔭錫沂三峽至夔，見容藩責以大義，容藩懼，自銷其副元帥印。蔭錫還容藩後，為于大海所殺。戊子春，江西金聲桓反，大兵自湖南回駐武昌。蔭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復常德。王進才復桃源、澧州、石門各城。皆下。忠貞營亦克荆門、宜城，使來告捷。諸潰兵皆會。五月，進忠兵戰于牛皮灘，又大戰于麻河，俱勝。十月，忠貞營高必正等自彝陵渡江，分道數萬人趣武陵。馬進忠之師燒城走，初蔭錫自夔還，如忠貞營，約以騎三千赴

常德助戰，竟不至。馬進忠等既復常德，晉封公侯，因并加李赤心等為公。赤心請取長岳，自效。實欲避敵而南也。馬進忠惡之，至是必正率輕騎數百突入常城，出不意。進忠佯設酒高會，陰使人具舟渡老營東去。日晡，進忠擁騎數千披甲注矢出城走，焚城中廬舍及頻江船隻。必正輩亦怒，請北還。蔭錫恐有他變，姑好語撫之。進忠掠益陽諸縣而東。忠貞營駐常德，歲饑乏食，議進取長沙，乃以監軍毛壽登總兵楊國棟守常。蔭錫自率標兵二萬人及忠貞營東攻長沙。

不能克遂至湘潭與何騰蛟會未幾馬進忠亦至以前隙不和騰蛟乃議留進忠兵攻長沙蔭錫率赤心等援江右己丑正月大兵至湘潭進忠走騰蛟死之蔭錫東發至攸縣南昌已破乃分遣堵正明尹具瞻將五千人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萬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於草橋兵敗走耒陽將趣永興軍而永興永安攸三鎮兵俱先潰正明士毅等及隨師之待詔潘哲中書舍人邵履正等皆死之蔭錫聞報走郴州中途遇敵幾危者數矣

當午忽大霧夜行有螢火數萬隨照之以故得晝夜兼行達桂陽復為楚鎮曹志建所困志建鄞人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之大掠志建恚甚謂故蔭錫所招降也并憾蔭錫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五百餘人于關外一夜盡縛而殺之蔭錫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聞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來迎因得走赴之間道至賀縣圖復後竟為志建所殺六月蔭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日

加督師大學士兼尚書賜白鏹五十錠使調李赤心
等于藤鬱間率之出楚至梧州部下來歸者可三千
人七月雲南總督楊畏知為孫可望請封不得還過
梧州錫疏請封可望為平遼王九月期李赤心等不
至造其營詰之赤心初敗于柳州戰馬鎧仗盡失士
卒疲困入粵未久無意北出欲使蔭錫代請高雷二
郡以休息士馬蔭錫不可數日竟拔而西散居南寧
及賓橫之間蔭錫恚恨病作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
人來告願自從出楚蔭錫悅親至潯迎之十一月世
俊國昌果至遣東下梧以待并檄他鎮兵期以是月
望日北發忽感寒疾革草遺疏自為誄詞潯流湍急
時舟居且夜半矣命從者解繫放舟曰吾荷國重任
不獲免胄赴閘馬革裹尸今斃命卧榻死有餘恨固
不若自沉于江葬魚腹中耳從者力諫乃止以是月
二十六日卒贈鎮國公謚文襄後改謚忠肅子世明
亦以是年夏先卒於軍

... 年六月... 蘇... 曾... 廣... 天... 命... 歸... 武... 不... 蘇... 曾... 廣... 天... 命... 歸... 武... 不... 蘇... 曾... 廣... 天... 命... 歸... 武... 不...

舉 瞿式耜 粵西事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嘗熟人文懿公景淳孫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為永豐令擢授給事中坐其師錢謙益事下詔獄事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江南既破唐王立于閩廣西為靖江封國舉兵爭立式耜密約總督丁魁楚總兵陳邦傳邀於蒼梧執之閩封魁楚平粵伯邦傳恩恩伯式耜亦晉秩巡撫如故丙戌八月閩復破時何騰蛟在湖南兩粵山川無恙眾議立君咸以昭穆之序宜在桂乃共奉恭王之子永明

王監國于肇慶。式耜轉吏侍郎掌部事。內監王坤以
司禮竊國柄。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方以智等咸以事
引去。式耜每事駁正。不少屈焉。十二月廣州破。坤挾
王西走。丁亥正月朔至梧州。魁楚辭赴岑溪縣守險。
從官散失。隨行惟式耜一人。二月至桂林。時肇梧俱
破。大兵先驅過平樂。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蔭入援。
因入楚。式耜泣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復
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
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以式耜為吏兵兩部尚書。

總督軍務留守廣西。封焦璉為富川伯。鎮桂。加陳邦
傳為侯。守昭平。王竟赴武岡。焦璉自金州回。未三日
而大兵亦至。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式耜督璉且
戰且守。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
士卒同甘苦。故人無變志。承蔭援兵在城。索餉而譁。
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以佐之。既而與
焦客不和。竟噪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犯
廣州。大兵東回。焦璉進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
亦由得復梧。廣西再定。式耜之力也。秋八月武岡破。

王回次柳州長衡並失何騰蛟等俱至桂郝永忠盧
鼎諸鎮兵雲集式耜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十一月王
自象州回桂林式耜與新輔嚴起恒並與機務而馬
吉翔以錦衣指揮與焉何騰蛟仍督師出全州戊子
二月郝永忠之衆潰于靈川入桂林大掠王倉卒走
南寧何騰蛟方犒兵永寧聞變馳回潰兵已飽掠避
鼓去式耜為亂兵傷足卧騰蛟至相持痛哭招集散
亡焦璉胡一清趙印選等兵尚數千人復入城守禦
戰于城下與甘棠坡巖關俱捷大兵回楚是役也

桂林危同累卵非式耜忍死鎮定嶺西如破竹矣事
既定晋式耜少師封臨桂侯賜精忠貫日金章併銀
幣以旌其功焦璉等皆晋爵五月李成棟叛以東省
來迎式耜請留桂不得八月由南寧至肇慶成棟與
陳邦傳新舊爭寵文臣亦互相左右水火日深式耜
以擁戴舊臣每事持正東西皆藉以為重焉四方人
士來歸者咸以桂林為稷下未幾成棟死騰蛟被執
勢益不支至庚寅正月南雄破永明王復西走陳邦
傳擁兵東下金堡等被杖于梧州式耜疏救不聽十

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巖開諸鎮與皆潰式耜
出令招撫不復聽衣冠坐署中江陵張同儼號別山
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胡一清軍於靈川已南走
矣中道問瞿公安在曰尚在城同儼曰安可使留乎
獨靖社稷遂回趨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
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儼曰然君恩師義同儼
當共之遂笑留與式耜飲家人泣請出危城號召諸
鎮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聽厥明被執見定南王式
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同儼大罵左右白梃擊之左

臂折扶出同幽于別所軍中人壯其節間遺以酒食
同儼慷慨縱飲為詩歌題牆壁俱滿式耜間一和之
閏十一月十七日遇害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
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来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
香二公既死前給事金堡已為僧矣上書定南王請
收葬許之吳江人楊莢為具衣冠棺殮瘞之于城北
門之園事聞贈式耜粵國公謚文忠贈同儼江陵伯
謚文烈臨難詩世多有不具載

西商陳子壯，粵東事，其持論甚奇，其詞亦甚。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成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天啓中，魏璫秉柄，子壯父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尚書。復忤時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于閩，廣督丁魁楚以子

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
 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為
 敵。蚌鷸即無死。誰為之。漁人者。議遂寢。後魁楚以擒
 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
 召子壯入閣。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根監國。以子
 壯前議。即其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
 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聿鏘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
 十二月。大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大兵出廣
 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陳邦彥。及新會王
 興。高涼崔良。檳榔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眾。攻克各州
 縣。夏六月。子壯起于南海之九江村。與邦彥約。攻會
 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
 觀。楊景暉。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
 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
 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謀者入郭。被執。事
 露。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成棟已破家。玉
 兵于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前御史麥而
 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

壯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總督佟養甲寘於
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
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遊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
飲聚觀有奮足蹋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
紳曰畏否諸紳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
子壯身被數十刀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而炫
等同日死于市子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
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
事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謚文忠上圖廕錦衣

指揮使

張家玉 號芷園 東莞人 崇禎癸未進士 改庶常 甲申

闖賊破京師 家玉抵書罵賊 賊縛之 使兩武士夾 又
問以故 家玉年少 貌秀拔 聲巨 詞辯 賊歎曰 吾殺此
曹多矣 臨死 漸戰 不能作一語 未有若此人者 竟釋
不殺 家玉慮不得脫 乃偽為文 譽賊 乘間南走 金陵
會柄國者 方借周鍾等案 以傾東林 諸君子 而家玉
鍾同館 又出 周文忠公 鳳翔之門 益惡之 竟羅織削
籍 居錢塘 與總兵鄭鴻逵 副使蘇觀生 等同護唐王

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觀生以家玉為侍講尋兼兵科
監永勝伯鄭彩軍彩駐劄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
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于新城力戰
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
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
簡精銳萬人為武興營餘散遣之遇大軍于赤山坂
聞上抗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回東莞居大父喪
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錫于廣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
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

使張元琳即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
元琳固癸未與家玉同為庶常者也歸報養甲復飛
書諭之家玉荅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
入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
玉既義不屈其受業師林游復力贊其起兵會蕉麗
到濬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
其渠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
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降
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

丁亥之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官軍至大戰于萬家
租遂復東莞家玉走到濠總兵李成棟攻到濠三日
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
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肢體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
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
人四月十日官軍攻西鄉不克而回家玉遣兵襲東
莞戰于赤崗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利退回西鄉
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
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
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為唐殿中監九臯之後宋末
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所謂必
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
覺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為厭勝之說燬廟
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所在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
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崗得姚
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
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
陷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陷之并陷連平長寧

兩城勢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萬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為三鼎足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

哉因起遍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諸紳驗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為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為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李貞請家玉謚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為師林洵從弟有光有恒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

言家玉嘗乘一黃馬神駿矯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
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躑死溪水側云

陳邦彥 粵東事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
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
閩即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
生薦改兵部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觀
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
觀生前與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
且覘動靜也魁楚聞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
州邦彥至桂太妃垂簾南向坐永明西向坐魁楚侍

且覘動靜也魁楚聞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
州邦彥至桂太妃垂簾南向坐永明西向坐魁楚侍

勞苦邦彥，即改授兵科給事。今回慰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錫于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觀生報命，且勸其與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觀生不能從，竟搆兵于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總兵李成棟破廣州，聿錫及觀生皆死。先是，贛州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于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肇慶總督朱治澗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研聰與年俱死于亂。李成棟既定廣，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走治澗，殺魁楚，前驅至平樂。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起兵，與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于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團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

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
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然之邦彥復
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成棟至順德
余龍戰敗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應房前鶴慶守義
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
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佟
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于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
之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于肇慶厚待之為書
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
之身為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其為人仍善養
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
始殺之璜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
州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
兵至因謂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於新安聞省
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火舟從
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
舉矣望青旂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成棟果以戰船數
百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火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

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子壯不能辨旂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回攻城，城以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嘗燦殺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成棟還師擊清遠，霍郎連以舟師逼成棟，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嘗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十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嘗分出以救民兵。

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嘗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佑，禍患是櫻。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被執，總督佟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咏。或投以紙，輒隨筆而滿。所傳有天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九月二十八日，以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

悻數日死。邦彥既敗，家王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
侍郎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

李元蔭 粵東事

李元蔭，榆林人，本姓賈，為李成棟養子，因冒其姓。成
棟少時從高杰為群盜，以勇決聞。及杰封興平伯，成
棟掛鎮徐將軍印守徐州，杰為許定國所殺。成棟以
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棧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蜚走
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佟養甲
入惠潮，時蘇觀生方擁立唐王，聿鏘于廣州，與肇慶
兵戰于三水，不復東顧。成棟兵薄會城，城中人猶以
為招來海上群盜，遙呼之。成棟兵免胄示以辮髮，乃

大驚謀守堞成棟兵奪門而入執聿鏘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親攻肇慶克之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雷廉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二十九日下梧州二月遣杜永和襲丁魁楚于岑溪殺之盡擄其資以還進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亂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

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節制自恃功高恥為之下王德仁圍贛州急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袁彭年等密議于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叛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為惠國公晉養甲尚書襄平伯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永明王于南寧至

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為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為錦衣從永明入武岡因內閣缺員得與票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為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為錦衣比吉翔而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邦傳慶國公并封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為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尚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太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

得伯爵而元蔭亦錦衣侍衛比陳曾禹焉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又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大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獲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德仁俱死二

月成棟兵敗于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沈水死
贈寧夏王謚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為總督守廣州閻
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
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揚大福為亂于梧州元
蔭召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

大清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至南雄羅成耀
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
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為亂元蔭復
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傳

居西屢為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
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
間邦傳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
也願欲藉以洩前忿將至梧群情洶適西撫缺衆
議推劉湘客兵侍郎程源論其比黨堡等四人皆枚
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焉邦傳兵抵三水竟觀
望不敢進大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
力戰禦之永和等進為侯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
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傳于江外為砲臺水

遠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
內應決砲臺之水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臺返以內
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承恩降永和等由海道奔
瓊州元蔭弟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傳等師俱潰于
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邦傳遣兵邀劫
各官于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為變
者不得已與弟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
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恒等元
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主入海至欽州之

防城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
元蔭笑曰鼎鑊不惧何有于挺又令作書招永和元
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
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
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
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
俟于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
黔寧俱以養子自奮子母多言遂與弟建捷及前鋒
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瓊州破杜永和等

俱降

王祥，綦江人。崇禎末，為九圍子隘官，素號勇悍。張獻忠陷四川，惟遵義一府未附。大學士王應熊回自京，師縞素誓師，即遵義置幕府。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鱗、長王芝瑞等傳檄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道募兵，甚夥。應熊使涪將曾英襲取之。英，閩人，與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等俱以材武稱。遂收復重慶，屢破猷忠兵。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丙戌十一月，既望，大兵

王祥，綦江人。崇禎末，為九圍子隘官，素號勇悍。張獻忠陷四川，惟遵義一府未附。大學士王應熊回自京，師縞素誓師，即遵義置幕府。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鱗、長王芝瑞等傳檄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道募兵，甚夥。應熊使涪將曾英襲取之。英，閩人，與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等俱以材武稱。遂收復重慶，屢破猷忠兵。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丙戌十一月，既望，大兵

至西充誅猷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曾英殺之
是月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黔祥等走永寧山
中大兵下蜀巡撫馬乾先於內江被難芝瑞麟長
皆從間道歸應熊卒于永寧之畢節衛祥于永寧赤
水間招集潰兵與賊之散亡者聚至數萬人進攻遵
義復之曾英既沒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屯涪降賊
袁韶為大兵擊敗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
夔州將赴荆歸命會宗室朱容藩自肇慶奉令入蜀
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遇占春大海說之復回時

大兵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灘所得皆曾英
舊兵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大兵北還順慶占
春乘勝至涪結營州屬之平西壩三面阻水號萬將
營大海屯忠州花陵河總督李乾德亦以袁韶武大
定兵返闔入佛圖關據重慶而祥據有遵義各屬邑
并重屬之綦江內川遵義故播州地饒沃而深阻蜀
紳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祥以是獨雄于諸鎮
中以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為平寇伯平寇前曾英封
號也祥復得之一時以為榮李于等勿服也適袁韶

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思與韜合一日誘
占春計事伏兵執之占春殺守者逃歸以是諸鎮不
和日尋干戈公鬪怯而私鬪勇不足與有為也武岡
之變相傳永明王已被執朱容藩在夔州自稱楚世
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李乾德惡之未幾故
相呂大器自黔抵遵義王祥具橐鞬郊迎事之甚謹
容藩聞大器至亦使人以千金來迓大器北行先過
占春營具言永明王無恙容藩乘機借竊當得罪不
宜輒受其爵號占春以為然遂不復事容藩李乾德

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三譚口兵攻石
砬司占春救之容藩兵敗走忠州為追兵所殺乾德
與袁武等俱西赴犍為與楊展合呂大器遍歷諸鎮
太息謂乾德由楊展志大而踈袁武忍而好殺祥亦
庸懦不足伏蜀事其尚可為乎遂回黔至獨山州發
背卒而祥又與黔鎮皮熊構隙皮熊者初名羅聯芳
守黔以巡撫范鑛薦授總兵孫可望由遵義趨黔破
熊兵于烏江熊走平溪可望入滇熊自平越收兵復
黔破土賊藍二等以功封定番伯遵義饑王祥赴黔

告糴熊以為調已虛實也阻之部下因而截奪其貲
祥怒舉兵圍黔省三日兵敗而還熊因陳祥越境相侵
之罪請約諸鎮會討諸鎮久垂涎遵義各率兵攻祥
大小十餘戰不能克而去惟黔兵連勝深入相持月
餘黔兵乏食熊子文英為兵主不能撫循其下氣益
衰戰敗文英引軍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溺
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復使使和解之
會盟于烏江罷兵修好于是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
皆歸于祥蜀縉紳程源梁應竒辜延泰等先後赴肇

慶皆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忠國公熊亦封匡國
公蓋並藉為西藩障滇寇也已丑冬孫可望由滇赴
黔皮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釋
不殺復使使與祥約盟或曰可望以好會來當許之
不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赴永寧守將侯天錫
迎文選詐以危言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期
會師夾擊矣祥惧召諸將與謀將軍李定者最驍勇
眾服之定曰二三年來日操刀同室雖捷亦恥今發
兵拒可望勝則親西南不幸而敗不失為忠義之鬼

他何所云、祥猶豫不決、私計自真安州入隆武、彭水之間、據險守隘、引李于為唇齒、乃褻其文、繡珠玉金寶之屬、作竹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行、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望疾發兵掩擊之、祥倉卒夜走、牙將已先劫其資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馬蹶不能行、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刀突戰、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戰敗于野猪寺口、與于大海俱順流下楚、降、皮熊居黔中、其壻張默為水西宣慰、安坤師至、康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至水西、與坤謀叛、王師擊滅之、並執熊翁壻、熊年已八十餘矣、抗節大罵、遂絕食、飲四十日而死、一時哀之。

傳入揚展在州事

承襲父莫不飛龍天姓萬壽州

其補舉進士並時兼餘督辦洋西入于嶺院計備狀
其寶前帶金印蔽自爾聞平牛對面水西殿無轉疑

揚展蜀嘉定州人崇禎辛未武進士為四川總鎮中
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逆脫其縛入江中泅水而
下至嘉定獻忠定蜀陞嘉定為府既而曾英等兵起
展亦乘間入捷為殺偽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獻
忠既誅餘賊散走時蜀地殘破已甚歲復饑大兵北
還諸舊將稍稍收復保就以捷書報肇慶遙受爵號
嘉定近省而險展復善于撫眾遺民及賊之潰散者
相率歸展有眾至數萬人先是張獻忠之去成都也

輦金銀沈諸江有知其處者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月獲大鎗以鉅萬計民間饑饉厲疫相仍斗米價至三十金饑孳載道或父子相烹食乃遣使百輩赴黔楚告糴前後入米數十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員具贍資與朝夕居處農民給牛種口米使擇田而耕壯而願戎事者補伍月予銀米使操兵戰百工雜流各以其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于是巴蜀予遺賴以全和者甚衆是年秋大獲展遂雄視全川矣川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莫不流涕戊子封華陽伯得錫予視他鎮有加旌之也展既地廣兵衆然性矜尚文墨不務攻戰取舍任情至引賊自助卒為袁詡武大定所殺袁詡獻忠之別部也有罪當斬率所部數百人走後聚衆益多號姚黃十三家賊所過焚殺與獻賊等督師王應熊招降之請授副將使守順慶武大定為渠賊小紅狼之別部以材武見稱降于總督孫傳庭傳庭敗死大定聚衆南山中大兵至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詡合衆數萬人謀突秦而西官兵擊之大敗喪失婦女輜重幾盡乃收餘衆萬餘人

棄順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黔之婺川既而
李占春等復涪韜等亦返閩至佛圖關與占春會于
重慶爭長不和巡撫李乾德奉命督餉四川在袁武
軍中李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
占春果襲之有備不能克擄乾德家口而去次日復
還之韜等既與占春構隙且重慶兵多食少乾德乃
遣人說展與合兵展大喜與袁武約為兄弟居之健
為供億資裝日相望于道久之展復與占春通問袁武
請丐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諷展經營川
北展不能聽乾德度展終不可與有為而謂袁武輩
驍勇足資也袁武輩亦曲意事乾德遂與謀殺展而
并其衆會袁韜生辰展具舟親以牛酒資幣致祝并
犒其師袁武治酒高會展以甲士五百人長刀自衛
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遂坐上擒展囚之別室
尋殺之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妻及子景新誓死以
守久之城中饑人漸異志王祥曹勛李占春等發兵
救嘉定者皆敗去于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
新北走而展士馬財賦盡歸于袁韜武大定矣衆論

俱不直李乾德宜賓樊一蘅貽書誚讓之事聞切責
乾德問展死狀他鎮舉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
南喪師事良已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為展訟
寃聲乾德及袁武等罪惡遣其將王自奇等將兵三
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
踰大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而
袁武不知也方悉力拒王自奇于川南月餘文秀由
黎雅趨嘉定袁武撤師還救王自奇尾擊之袁武之
師大敗舉就擒乾德自沈于水死

楊畏知

滇事

文

天

地

與

身

揚畏知字介甫寶鷄人舉陝西鄉試第一名庚辰以
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乙酉秋武定
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等縣進攻楚雄府
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郡郡人請留畏知彈壓遂由大
理移駐焉時阿迷土司沙定洲奉調會勦至省而必
奎已擒定洲以十二月朔入黔國府為亂巡撫吳兆
元不能討且許為請代鎮沐天波走楚雄畏知納之
定洲率眾西追畏知與天波計曰郡城新破瘡痍未

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見陷同死無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踟躇于大理蒙化間需數月而後定吾守禦既備檄四出賊欲趨永則恐吾斷其歸路欲反攻則公隨之首尾夾擊撲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明年春定洲至城下門已閉畏知從城上語之曰若所急黔國公耳今已西矣待若定永昌回此時朝命已下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順逆未分吾不能為不義屈也且若不憂迤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乎定洲恐失天波遂與畏知盟而去分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乘間撤郭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陣檄調漢土官兵姚景各郡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而回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樓烟燄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則畏知端坐無恙惟進賢冠失左翅耳因驚歎以為有神助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所殺傷甚夥至夏始引去先是定洲變起倉卒諸土司以撫軍故觀望未敢動及聞畏知倡義于是寧州祿

永命石屏龍在田嶧峨王克猷等皆聚眾不與通定
洲恐阿迷有失東還攻石屏在田走破寧州殺永命
至嶧峨克猷逃死于路迤東既定乃復還攻楚雄分
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統之環城濬濠
為久困計畏知守禦益堅逾年不能拔丁亥春孫可
望等至雲南定洲解圍還戰大敗遯歸阿迷可望入
會城巡按御史羅國瓛宗室朱壽琳死之先是唐王
在閩聞畏知拒賊事已晉都御史督滇師可望等亦
聞其名既入滇分遣李定國東追定洲而已與劉文
秀俱西出畏知率兵至祿豐之啟明橋拒戰不勝赴
水淺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矣吾
來為雲南討賊公能共事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
畏知瞪目視之曰賊給我耳可望曰不信當與折矢
誓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得仍用偽西年號
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焚廬舍掠婦女可望皆許諾
乃與同回楚雄西畧大理各郡使劉文秀至永昌以
天波歸迤西八府皆得免屠戮為畏知也既回省臨
安任僕倡議尊可望為國主此時閩已破兩粵亦被

兵音問阻絕乃以干支紀年鑄與朝通寶錢畏知憤甚願念已同之徒死無益惟日稱道忠義以動其下有所忤輒鼓掌謾罵賊怒多欲殺之有知之者以為此忠臣也李定國劉文秀尤愛之可望與劉李輩本儕伍一旦自尊大苦無以相服每事多扞格因時憶畏知言且聞肇慶已有君李錦李成棟等皆受爵號私計倘假我王封可以制同類惟吾所欲為矣畏知又朝夕述前約已丑始定議遣畏知同永昌龔彞赴肇慶過黔為皮熊所阻久之始得假道至粵進可望

表請王封兵科金堡首言本朝異姓止有贈王三百羊定制不宜壞自今日眾皆以為然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于若輩若因其向義破格明恩猶幸收用于萬一且法有因革今時異勢殊土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蔭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厘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蔭錫然之為補牘入始封可望為定遼王

加畏知尚書龔彞侍郎而行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
邦傳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聞可望欲求封先
使人以書通約許封為秦王可望悅執恭謂竒貨可
居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遲臣已便宜鑄印填空
勅賫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
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而始知其詐顧深
恥之曰為帝為王我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更易
徒為人笑與仍厚待執恭屏畏知所賫篆不用也庚
寅春粵東告倣自肇慶遷于梧可望使至因復議滇
封內閣嚴起恒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助之且以為
不臣其人則不受其貢并所進白金玉帶等物俱却
之可望怨益深秋九月自率兵至黔去粵益近十一
月東西兩會城並失烽火逼南寧西竄無地更使劉
淮封可望為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耳顧
假何如真可望終不聽畏知私念勢迫矣主憂臣辱
吾無所逃罪李定國等亦咸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始
終之畏知行未至可望先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將
兵赴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鼎和起恒等俱被

殺南寧鼎沸始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至痛哭自効
語多侵可望遂留南寧可望聞之益怒使人挾之回
黔畏知見可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為善我乃為賊
所誤負不義名于天下死有餘責除頭上幘擊其面
可望怒命殺之畏知為人忠義激烈每陳說順逆輒
傾其座入與可望相從久心諒其無他雖出一時之
怒猶意左右必有救者然賊令嚴每怒咸屏惕莫敢
出聲久之乃自令勿殺則已無及矣平時戮人地距
營門可十里計為時尚未至願畏知行數步輒坐不
去曰此即吾死處何行為故途未半而被害可望深
悔之復杖其左右之不言并行刑者畏知雖死而李
定國卒奉永明王至滇閱二年始亡國人以為猶畏
知所啓云畏知贈少保謚文烈楚雄人至今祠祀之

後南寧湯乃如直... 語多侵可里... 賊莫知見可里... 所談負不義名... 可里想命... 蘇西營... 失圖率奉... 斷... 去...

沐天波 滇事

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卒，天波襲封黔國公，掛征南將軍印代鎮雲南。末年蜀亂，叅將李大贇守武定，贇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吾必奎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妻萬氏，兼有兩家之衆，素懷不軌。乙酉十一月，奉調至省，必奎已先誅定洲，留省不去。都司阮韻、嘉叅將袁士弘、張國用等皆與之私，黔國鎮滇久，家饒裕，滇人于錫朋、饒希之、游天

波門下多所逋負被譴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其心遂以臘月朔入天波第蜂擁焚掠天波從小竇出走西城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曰吾輩皆命婦不可為賊污全家舉火自焚死寧州土知州祿永命亦奉調在省方率兵與定洲巷戰阮韻嘉等謂巡撫吳兆元請發檄止兵撫定焉天波望救不得遂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関楊畏知據楚雄傳檄討賊定洲乃回前者沅寇初起石屏去官龍在田與副將許秉淳皆奉命援楚隸總理熊文燦麾下張獻忠在穀城孫可望等趨幕府與龍許相識迨獻忠敗可望等走黔龍許在石屏為定洲所攻亦西走使人間道赴黔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可望等乃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請兵復仇滇人受沐世恩憐天波無罪見攻聞之唯恐其兵來不速也及至始知為可望等殊失望監軍楊畏知禦之兵敗被執復說以反正乃稱為黔國復仇如初且以書告天波使其子忠顯報之可望使劉文秀同至永昌以天波回省明年李定國至阿迷執定

洲萬氏歸磔之。天波具衣冠謝復家世之仇。可望等以勛舊禮待之。亦不復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兩廣敗歸。過安隆。奉永明王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膂。其冬孫可望內犯。使其將張勝間道襲會城。時李定國等俱出禦。唯王尚禮在城。與勝通謀為內應。天波覺之。誘之同入朝。以護衛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亂每携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擲擊。觀者皆披靡。尚禮俯首歎曰。吾已為檻中虎。不復煩公攘臂也。既而定國破走。可望擒張勝。

凱歸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以知國勢已去。自分以身殉。使其子分贄各土司曰。庶存先人祀于萬一。先是沙酋之變。陳焦兩夫人俱自焚。惟侍女夏氏歸其母家得免。兩經變亂。義不辱。剃髮為尼。比天波回。念其節。遂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己亥春。大兵至滇。天波并棄夏氏。獨身從入緬。夏氏自縊。兵亂死者相撐拄。為鴉犬所齧。血肉狼藉。而夏氏屍棄十餘日。無敢近者。事平得收葬。咸以為節。

義所感云。天波既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曩本河。緬人守關。使天波先入宣諭。緬兵聞黔國公來。猶下馬羅拜。蓋其世德入人久矣。晦日至蠻漠。天波與國舅王維恭典璽監李崇貴謀曰。主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山。可調度諸營。即在內。亦藉以為重。使緬人有所憚。維恭入言之。王妃不可遂止。三月二日。緬酋以四舟來迎。從行文武別走陸道者九百餘馬。稱是。于是從行者愈少。十八日至井亘。二十四日。緬使人傳語述萬曆時事。并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以為

偽。天波出已。印比之無差。乃服。蓋緬自萬曆時已絕職。貢搆兵故也。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下議。緬待我情日薄。後事未可知。不若及今走戶臘。二撒出孟養。以圖生計。為馬吉翔所阻。計復不行。及白文選等兵至。亦為吉翔差官所卻。五月遷赭磴。誅茅以居。八月。緬酋使人請天波入見。蓋蠻俗八月十五日為歲節。屬國皆來朝。欲天波至。以誇示外蠻也。天波不肯行。強遣之。既回。慟哭告從官曰。前在井亘。不聽吾言。以至有今日之辱。我不屈身。則主已在

虎穴何以保全嗚呼誰使我至此耶明年庚子秋七月緬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前當以客禮見至則果如所言乃因定國等兵又至而偽為恭敬耳辛丑五月莽酋弟莽猛白代立索賀禮七月使人誘從行者過河議事及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得脫者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人而死是時同死者馬吉翔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者不計從行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顯在石屏隨其婦翁龍世榮出降居雲南

無恙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士鑣等謀逆偽為忠顯書致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伏誅忠顯度不免謂其妻龍氏曰吾且蹈不測汝妊已四月脫生子可無絕先入後乃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爰引之出詐言進香東岳祠遂浮舟至昆陽州忠顯逮入京即以使婢夏蓮為龍氏真龍氏乃在昆陽居六日復走匿新興滕飛熊飛蛟兄弟家八月產一男名為神保康熙四年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逆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以衣幣迎龍氏母子入山期事成

立以為主。數日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
愛別藏神保于滕氏。六月，俱捕獲之。解京，忠顯先在
京，尚無恙。至是，併逮訊焉。嗚呼！沐氏雖不血食，觀其
舉家殉國，可不愧稱世臣矣。乃其子與孫，皆不肖，
出指言，敢言東岳所，其母再至京，則依法誣戮。以是
天下無不聞其名。夫其子孫，皆不肖，其母再至京，
則依法誣戮。以是天下無不聞其名。夫其子孫，皆不肖，
其母再至京，則依法誣戮。以是天下無不聞其名。夫其子孫，
皆不肖，其母再至京，則依法誣戮。以是天下無不聞其名。
夫其子孫，皆不肖，其母再至京，則依法誣戮。以是天下無不聞其名。

李定國 滇事

李定國，延安人。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俱少從張
獻忠為賊。獻忠兒畜之，因冒張氏。獻忠僭號于蜀，置
平東撫、南安、西定、北四將軍，而定國以安西為號。獻
忠死，可望等至重慶，殺曾英，南走綦江。眾無主，欲散。
始相與尊可望受約束。丁亥正月，陷貴州。三月，入雲
南。定國可望分兵畧定迤東、西，回省在籍。御史任僕
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卿，鑄興朝通寶以干支紀
年。可望欣然欲帝制自為矣。群賊本起等彘，以一時

無主權相統屬非心服也。定國尤崛強每事相抵忤。可望怒因他事執定國于演武場杖之百。既復起持定國而哭曰：吾以大義辱吾弟，願弟改心與共濟大業，勿相戕也。定國再拜謝，請自擒沙定洲以贖罪。由是恨可望已。丑，楊畏知說可望歸肇慶，請王封胡執恭自思恩入滇，矯封可望為秦王。可望始奉明朔會肇慶，敗永明王走南寧。可望以秦封非真，歸怨執政使賀九義賊殺嚴起恒等于南寧，迎永明王置之安隆，所以兵守之，凌逼百端，無復人臣禮。相傳其疏詞

云：入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其放縱無君類如此。庚寅，定國受封為西寧王，東攻靖州，武岡皆克之。遂陷廣西，敗定南王，執陳邦傳等，北取永州，衡州，楚粵之間歸附者日衆，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怒，自至沅州，使人邀與計事，將殺之。定國率兵回廣西，永明王使使封定國為晉王，召之入衛。定國感激，誓以身報。可望聞之，益怒，殺安隆與謀者吳貞毓等一十八人。

定國愈恨可望丙申十二月定國敗于新會馳回安
隆奉永明王入滇劉文秀納之明年秋孫可望自黔
舉兵內向其下白文選馬寶馬惟興皆叛之歸定國
可望遂敗走長沙歸誠于是定國與蜀王文秀並居
雲南而事權專歸定國定國于四將軍中與艾能奇
並以勇猛稱而能奇先死楚粵之役連陷十數城害
兩王子其黨益嚴憚定國定國性伉直與人無私回
滇矯可望之失事永明王盡禮進奉極豐不以威凌
士類人以此多之然計慮籌畫不能及可望既柄國
記室金維新者滇人也官少宰為定國所信任群小
爭趨之舊人失職多怨望于是王自奇等俱叛誅戮
頻行勢亦漸衰矣戊戌劉文秀亦死我

朝大兵三路入雲南定國拒戰于安隆之涼水井等處

敗歸遂西走永昌永明王入緬甸定國伏兵于磨盤

山原名昌黎貢山大戰不能勝走至銅壁關結營招集散失

士馬使高允臣先行馳報永明為緬人所殺不得達

定國率眾駐蓋定土府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南島

與之會先是定國敗于安隆文選在七星關亦潰歸

留大理之王龍關斷後追兵至文選自沙木和出右
甸鎮康不與磨盤山之戰定國見之頗以相尤文選
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我兵入緬人苦供饋必相
拒于境擊之禍結恐釀不測不如擇近邊險要地暫
息士馬益招集散亡兩人相為犄角緬外憚吾兩人
在內者可無恐且得覘雲南動靜結連諸土司為後
圖文選曰兩人俱在外則在內者危不如我入緬護
衛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選竟率所部由錫泊磨整入
緬定國知文選不與同心亦移屯猛緬數月兵稍集

元江土司那崙與降將朱養恩許名臣高應鳳等謀
應之事露守雲南者率師圍元江定國方與孟艮構
兵不能救那崙等俱誅死賀九義自南寧間道奔至
孟艮妻子在雲南守者使其妻作血書付家人李啓
雲至孟艮招九義九義受之不以告定國定國勢已
敗見其黨多降益懷猜忌金維新等皆杖死有以九
義事告者因伏甲召九義飲執而杖殺之散其兵兵
皆怨裨將何起龍率之走至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選
抵雍會江使人諭緬皆被殺因渡江擊之大敗緬眾

緬使人偽約許移城給之陰召兵既集以巨礮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且糧匱乃回見定國于孟良定國曰曩不用吾言今仇怨已結在彼者危矣庚子九月八日與文選俱發自孟良分道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左期以冬會于洞武道乏糧士馬死亡相續十月中定國至洞武見沿江多船議欲分兵乘船渡江赴赭硜迎永明自率兵攻阿瓦以制緬使毋來爭其下靳統武曰分兵力單不如全力攻緬破自送還吾主矣乃俱望阿瓦而進遇緬兵于瑞羊岳擊敗之

緬城三面阻江惟一面通陸自文選還後併鑿之引水為湖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國抵南嚕喇江為浮橋以濟使人諭緬出永明即回兵緬酋不聽乃進屯洞怕離緬城八十里文選屯象腿離緬城百十里緬人于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兵復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內復出兵守舊木城步而前漸與定國營相近乃大出兵與定國戰前隊皆象定國戰不利趣文選赴援合力死戰大敗緬兵天炎士渴不能追緬仍入城以守定國獲緬目不殺善待

之諭令還永明終不聽謀渡江向赭磴前洞武船皆
已藏匿使其下赴馬得狼井角造船其下自相攻殺
出降復使人守江橋亦皆焚走定國計益窮五月緬
酋弒其兄自立盡殺從官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
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
與白文選俱引還洞武五日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
其下勸之分道出雲南且以賀九義事動文選遂引
而北定國覺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
下勒兵回向嗣興嗣興怒亦勒兵迎之定國遽使召

嗣興還曰吾弟兄數十人今惟存若與吾耳何忍更
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悔而復回仍與吾
併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絕矣任彼所之吾自盡吾
事可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江而進文選北行遇吳
三省留屯錫泊大兵至復走茶山馬寶等追及之
遂出降而緬亦竟獻永明王于軍前定國在九龍江
聞報東走景線壬寅五月至猛臘士馬死亡衆定
國乃置蘸自述生平所為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徒
苦衆人未幾而雲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亦至定國

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軍八月子嗣興自慢怯
降與劉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業俱入京受世職孫
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為公

甲午十一月初三日海上所收

卷卷記

甲午腊月廿五日重裝訖

